



一条铁路

□刘平

院门外二十多米，横亘着一条铁路。

院子很小，四间砖瓦房，一溜排着。篱笆墙围了一圈，就更像一个家了。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，西北角有一棵碗口粗的柿子树。小院子南边有一块菜地，种着茄子、青椒、空心菜、小葱、蒜苗什么的。菜地旁边用竹片围了一个围栏，里面有四只鸡、两只鸭。小院子后面坡上一棵枞树上还拴着一只羊。

绿皮火车钻出燕子岩隧道的时候要鸣一声汽笛。燕子岩隧道在三里外，但那声汽笛柳娘和儿子山娃都听得很清楚。铁路是沿一条山谷爬行的，汽笛声被两边的山一夹，声浪就在山谷里往前冲，能冲出老远。听见汽笛声的时候柳娘就会站在院门口往铁路那头张望，山娃挨在柳娘旁边，也往铁路那头张望。火车行进的“轰隆”声越来越响、越来越清晰，不久，威武的绿色车头就出现了。绿色车头经过小院子前面的时候，山娃就忍不住挥起了手。

柳娘的男人是个火车司机，每天都要开着火车从家门口经过。

火车过去了，“轰隆”声也越来越小，最后听不见了，一切又复归

平静。山娃问柳娘：“娘！爹能看见我们吗？”山娃看不见火车里的爹，就希望爹能看见自己，看见娘。

柳娘说：“看得见。”顿了一下又说：“说不定他还跟我们招手哩。”

山娃笑了。他想爹肯定在火车里隔着玻璃窗冲他和娘招手。男人一般一个月回来一次。有时候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山娃都吵着要坐火车，那次，男人满足了山娃。男人把山娃带去坐了火车，还逛了县城，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两天后才回来。三里外有一个凉风洞小站，很简陋，连候车大厅都没有，人们都在一个坝子里等火车。知道那天男人要送山娃回来，柳娘就提前去凉风洞小站等，火车到站，男人就把山娃放了下来。柳娘跟男人说了几句话，就带着山娃走了。

从那以后山娃就有了一个理想：长大后开火车。因为开火车可以去很远的地方，还可以逛县城。那次逛县城的经历给山娃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繁华的街道、车辆、人流、商店……都是山娃从没有见过的。

柳娘却说：“干啥都比开火车好。”

山娃问：“为啥？”

柳娘说：“开火车成天在铁路

上跑，连媳妇都见不着。”

山娃说：“我开火车，媳妇守着家，多好。”

柳娘笑了，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柳娘和山娃每天站在院门口看着火车来了又走。在绿皮火车的来来去去中，山娃一天天长大，柳娘一天天老了。

后来，铁路那边突然变得热闹起来，再后来，山谷里突然冒出了一排巨大的水泥柱子，像要架一座桥。柳娘瞅着那些柱子，心里纳闷，那里没有河，架桥干啥呢？男人回来，柳娘问了男人才知道，那里是在建一条新的铁路。柳娘问：“这里有铁路，咋还要建一条呢？”

男人说：“不一样。新建的是动车线。”

柳娘问啥是动车？男人给她解释了半天，动车更高级、更先进，是高科技的列车。速度更快，乘坐很舒服。

动车开通以后，柳娘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动车不鸣汽笛，也没有那“轰隆轰隆”的声音，速度特别快，像一条白色的影子一样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

绿皮火车仍然在开，只是变成

了每天一趟。早上九点出发往县城方向，下午五点半回来。乘客都是当地村民，瓜果蔬菜、鸡鸭鹅、猪羊啥的都可以上火车。火车票也便宜，乘客两块钱，货物两块钱至五块钱。绿皮火车开起来好像比以前慢了很多，慢悠悠地。

这时候男人早已退休回来了。闲时，老两口就喜欢端一把椅子坐在院门口，看一列列动车从院门口过。看着一列白色的动车过去，柳娘像突然想起了啥，对男人说：“你说山娃能看见我们不？”

山娃现在是一名动车司机。

男人说：“看得见。”又说：“说不定山娃还冲我们招手哩。”以前开绿皮火车经过院门口的时候，男人每次都要冲娘儿俩招手。

山娃一般每个月回来一次。那次回来，山娃对老两口说：“爹，娘！我带你们去坐坐动车。”

柳娘顿时高兴得想哭。在铁路边住了一辈子，她还没有坐过一次火车哩。

男人也很高兴。柳娘说：“你坐了几十年火车，还没坐够？”

男人说：“那绿皮火车能跟动车比？”

一家人都笑起来……

土方枇杷膏

□项伟

“榉柳枝枝弱，枇杷树树香。”迈入五月，老家的枇杷又丰收了，望着整箩的大枇杷，母亲说：“我教你们做枇杷膏吧？”我们欣然同意。在我们家，做枇杷膏可谓祖传的手艺，从太婆那一辈传下来，然后传给了奶奶，奶奶又传给了母亲。

母亲让我们分头准备制作枇杷膏的几样材料：枇杷叶、枇杷果、老冰糖、川贝、蜂蜜等。她特地交代，冰糖一定要选用老冰糖，也叫土冰糖；川贝要在药店购买，让他们提前研磨成粉；还有枇杷叶，务必要采摘老的枇杷叶，药效更好。早前的热播剧中女主角曾说“枇杷老叶无毒，新叶有毒”，其实这是民间讹传。事实上，枇杷新叶、老叶均无毒，非要扯上一点关系，那就是新叶上的绒毛较多，未处理干净而误食的话，会刺激人的咽喉、肠胃等，容易出现类似于中毒症状的呕吐反应。

东西备好，母亲开始指导我们做枇杷膏。第一步——熬枇杷叶汤。先将枇杷老叶背面的绒毛刷洗干净，晾干，切成宽条备用；再准备一口稍大的砂锅，放入拾接好的

枇杷叶，加入清水没过叶片；开中火“咕嘟”约两小时，熬出一锅香浓的琥珀色枇杷叶汤来。

有了枇杷叶汤作底，制膏的“正戏”就可以上场了。母亲依旧寸步不离地在旁指导，严把产品质量关；还是这口砂锅，以刚熬好的“枇杷叶汤”为底，倒入事先洗净、剥皮、去核的数斤枇杷果，放半碗老冰糖。切记，莫要加水，盖上锅盖大火先熬煮一个小时。再掀盖时，会发现果肉大多已煮碎开来，用勺子将“漏网”的未碎果肉都尽量捣碎。继续改文火慢熬，待锅中水分快干、果肉呈糊状时，倒入少量川贝粉及野蜂蜜。接着用勺子不停地搅拌枇杷“浆糊”，直至水分完全熬干，枇杷糊变得十分黏稠、不易搅动时，即可离火，让枇杷糊冷却一下，倒入清洁无水的玻璃瓶中，密封置阴凉处储存起来。这时，灰扑扑的枇杷糊已然华丽变身，成为了广受欢迎的“川贝枇杷膏”。

“枇杷膏”果香浓郁，口感极好，舀上几小勺，冲上开水，既能当药，也是饮料。汉末药典《名医别

录》最早记载，枇杷的根、叶、肉等均可入药，有“清肺和胃，降气化痰，止咳”等功效，而川贝、冰糖也有“清热润肺、化痰止咳”等类似药效，故后人据此配伍，将以枇杷叶、川贝、冰糖等为主料制成的药膏，

的话语。电光一闪，婆婆哪里是在说双胞胎的奶奶，分明是在点我。病中的我，一直沉沦，昏暗了自己，也昏暗了世界。

第一个亭子位于半山腰的陡坡上。那个坡儿得有60度，快赶上十八盘了，如果有台阶，我肯定也会手脚并用爬上去。我双手叉住腰，告诉股直肌坚持住。终于到了，提着的那口气一松，身体面团一般瘫坐。遛山的人都会在这里休息，平喘回力。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前面的人刚离开。

低一寸为水，高一寸为山。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一众清凉景象呈现。东望梁山，凤凰水库像一块巨大的碧玉砚台，绵延的南山峰脉如一架墨绿屏风，碧蓝的海在砚

的话。书，《黄帝内经》《本草纲目》《伤寒杂病论》之类的，天天翻看，还常上山。“老太太没念多少书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。但路旁山上那些草她都认识，有什么功效能治什么病她都知道，都是自己看自己学来的，自己给自己开药方。”婆婆边走边说。

身后仍不时有人超越，有的朋友陪伴，有的夫妻同行，也有父母带着孩子，几乎都跟婆婆打招呼。婆婆向来持雅守静，不承想竟是“社牛”。腿不知什么时候不软了。

“早过两年了。”回应过招呼，婆婆接着说。

“怎么？又做手术了？”

“这不两年后去复查，医生一看居然好多了，就是胸那儿严重。老太太当场拍板，全部——”

“还有多长时间？”老太太醒了醒神，问道。

“两年。”老头儿赶紧说。

“够了。”老太太的眼神定了定。

之后，赶着老头儿买了好多医



春旺大别山(国画)

徐淑荣作

都称为“川贝枇杷膏”。

制作枇杷膏的手艺，我们自会传承下去，倍加珍惜。毕竟，这一罐小小的枇杷膏，不仅强健了家人的身体，也实实在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

声高过一声。有的山给了回声，有的不知流失游逸到哪儿去了。山里还传来其他声音，某只鸟在某棵树上鸣叫，某只蟋蟀在某块石头上练嗓，一辆汽车从隧道冲出来咆哮，“大南山”那个瘦削老头儿还在喊着号子。

“喊出来吧，没人会笑话你，山更不会。”再回头的婆婆，在晨曦的背景画中，脸色竟还亮了几分。

环顾四周，山石无言。有风吹来，树枝摇晃。往山上去的人消失在拐弯处，山下的人离此尚远。山路对面的峰峦黑黝黝的，竹林寺隐匿其中。

“啊——”我努力呼出一大口气，喊声闷闷的，没走出多远就被车流给弹了回来。

“再来！”婆婆眉眼带笑。

“看我，妈妈！啊——啊，啊，啊——”女儿手把栏杆，冲着脖子大喊。

“啊——”回音传来，女儿瞪大双眼，“妈妈，对面也有个小孩儿！”

“是呢，她在跟我们打招呼。”

“你也打个招呼。”

“我们——”

“啊——”我把着栏杆，跟女儿一起喊。喊声从车流的上空飞越，回音往复。更多鸟儿、虫儿、狗儿叫起来，迎春花、杏花、李子花的香气随风缠绕树梢，和声舞蹈。

此时八九点钟，太阳悬于穹顶，金色的光芒笼罩着墨玉一般的塔山，晨雾聚拢成云，飘在山上。闲逸的白，衬托成三和塔更加黑重沉稳，飞檐更翘。山下的人正在攀爬陡坡，我们抬脚朝第二个亭子进发。

路迈向阳处，崖坡底，几块巨石斜卧。轻抚，像冬天的炕一样暖。仰面躺于其上，闭目浴于暖阳之中，应是美事。抬头忽见崖顶虬枝斜逸，一朵桃花赫然在目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电影《少林寺》风靡一时。下午放学后，我和班里几个男生想练《少林寺》里的“梅花桩”。

我们把教室里的凳子全都搬出来，在外面一字排开，练习走“梅花桩”。伙伴们在凳子上行走如飞，宛如武林高手。我们又玩又闹，折腾得地动山摇。连续几天，我们都把凳子当成道具，上演一场场“武林争霸”。有一天，我突然从一只“梅花桩”上栽了下来，还好我动作敏捷，一个弹跳，没有受伤。再看那只凳子，已经成了“三条腿”，歪斜在地上。再看别的凳子，也有一些松动了，摇摇欲坠。强子说：“坏了！‘老朱’知道了，咱们都得受罚。”“老朱”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他姓朱，我们叫他“老朱”，他以前说过，损坏公物要赔偿。这事如果让我爸知道了，肯定要揍我一顿。

我们几个战战兢兢来到办公室，等着“老朱”狠狠训我们，再狠狠罚我们。朱老师一向严厉，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，看人的时候很有“杀伤力”。我很快就承认了这事，本着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，我说凳子都是我弄坏的。我低着头，等着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。可是，我等来的是沉默。

抬起头，朱老师正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脸上有种无可奈何，却不见多少怒气。我见状，忽地叫了他一声：“朱老师。”

我发誓，如果他不批评我，我以后再也不叫他“老朱”了。

朱老师说：“你们练梅花桩，也得学电影里的英雄，有担当，有正义感。你表现不错，勇于承担责任。不过呢，学校的凳子被你们损坏了，我也得惩罚你们。”我心里暗暗叫苦，不知道一只凳子多少钱，如果让我爸出钱，他非揍我不可。只听朱老师说：“王国梁，你说，凳子是什么做的？”我低着头说：“当然是木头做的。”朱老师又问：“木头是怎么来的？”我回答：“砍倒树就有木头了。”朱老师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就罚你们种树！”我们几个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。

那时我们学校刚搬到新

址，有一个大大的操场，操场上空荡荡的。正值植树之时，朱老师让我们在墙根栽上槐树苗。他说槐树木质坚硬，做出的凳子结实耐用。那次，朱老师还给我们讲了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这些话的含义。他说，我们栽种的槐树苗长成大树之后，后来的学生就可以在树下乘凉了。等槐树再长大一些，可以砍伐下来当木材用，可以做很多桌子凳子。朱老师的这番话，说得非常诗意，我仿佛看到一棵小树苗成长的过程。

后来我读到意大利儿童文学家姜尼·罗大里的一首小诗：“做一张桌子，需要木头；要有木头，需要大树；要有大树，需要种子；要有种子，需要果实；要有果实，需要花朵。做一张桌子，需要一朵花。”我忽然就想到了朱老师的那番话，觉得我们当年就是在用一朵花做一只凳子。

那天，我们几个小伙伴非常卖力地栽树，我们的脸上淌着汗，却笑得无比灿烂。那些坏了的凳子呢，一个个都被朱老师修得结实实实——真没想到，他的木工活儿跟教书一样棒。

我长大后，多次回过学校。我们栽的大槐树，棵棵粗大茂盛。我在树下仰望看大槐树，动情地拍了拍它粗糙的树干。时隔多年，我依然记得当年朱老师温柔的惩罚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每当重温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，就会想起乡亲们在蓝天白云下，头戴草帽，耨起袖子，挽起裤管，手握青秧，垂首弓背忙碌插秧的身影。

“布谷布谷，快快播谷。”大集体时，布谷鸟一开声，生产队长便安排妇女们筛选谷种，她们接过保管员手中的谷种，缓缓倒进簸箕里，双手轻轻扒开谷种，挑选出颗粒饱满的谷粒倒进木盆里，加入温水浸泡，等待发芽。

壮力男子们则分头行动，有的挑着粪桶挨家挨户收集粪水，为水田攒足底肥；有的手握锄头，将稻田泥块捣碎，垒成条状的厢基，为播撒谷种做准备；还有的手握镰刀，将青草切碎，封闭田间，让它们腐烂做肥料……

一周左右，男子们整理好了秧田，妇女们的谷种也发芽了。大家将发芽的谷粒撒进秧田，静待成长。

在管理人员的精心呵护下，秧苗达到移栽条件。随着生产队长一声令下，插秧队伍便奔赴各自的劳动岗位，各司其职，一场宏大的群体插秧劳动场面井然有序地展开。

妇女们负责拔秧，她们头戴草帽，腰挎稻草，挽起裤腿，迈进秧田。很快，绿盈盈的秧苗就塞满了手，只见她们娴熟地从腰间抽出一根稻草，将秧苗捆成把状，抛向身后。

守在一旁的青壮年男子一拾起秧苗把，放进挑篮。满篮后，就俯身挑起满担秧苗，迈着轻盈的步伐，扁担在肩上有节奏地上下跃动，一路高歌运送秧苗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便徒手将秧苗抛向田间，一把把秧苗在空中富有节奏地翻着跟斗，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。

秧苗一到，富有经验的插秧能手就一字排开，垂首弓背，左手握住秧苗，快速将秧苗分成一小撮，传递给右手，双手蜻

蜓点水似的上下翻飞，富有节奏地将秧苗插进田里。干净利落的动作，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迸发出一曲悦耳动听的劳动乐章。

为了活跃气氛，他们还时不时玩“关圈门”游戏。游戏开始，插秧者铆足劲儿地插秧，要是被关进“圈门”里，让你进不来，也出不去，还要接受赢者的惩罚——将稀泥涂到脸上，叫你狼狈不堪，苦不堪言。

夕阳西下，插秧队伍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任务，望着绿茵茵的秧苗在晚风中摇曳，好似完成了一件艺术品。迎着夕阳，怀揣着对丰收的憧憬，带着满满的成就感回到炊烟缭绕的村庄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很想学插秧。小学毕业那年，借学校放农忙假之机，我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插秧。

要想学插秧，先得学会拔秧。拔秧看似简单，却很讲技巧，不然不仅拔不整齐，还影响进度。我边听边学着父亲的样子拔起来，很快掌握了拔秧、洗泥、齐秧、捆扎等一系列步骤，捆扎的秧把还得到父亲的认可。

插秧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，母亲边讲解边示范。我站着看了一会儿，就鼓起勇气插下第一窝秧。

一旁的父亲虽然不说话，但时不时地观察我插秧，并不停地纠正我的动作。当我的插秧动作不规范时，立马叫停。“插秧时双腿要分开，才能避免秧苗栽在脚踩的坑里，假若秧苗插在脚坑里，就会成为‘飘头秧’，难以成活。插秧时必须要注意秧苗的根根，否则就会成‘冤兜秧’，这类秧苗很不易生长，减少产量。”

又是一年插秧时。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人工插秧已渐渐退出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的机械化插秧，然而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劳动意识却永远根植于心。

温柔的惩罚

□王国梁

有一个大大的操场，操场上空荡荡的。正值植树之时，朱老师让我们在墙根栽上槐树苗。他说槐树木质坚硬，做出的凳子结实耐用。那次，朱老师还给我们讲了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这些话的含义。他说，我们栽种的槐树苗长成大树之后，后来的学生就可以在树下乘凉了。等槐树再长大一些，可以砍伐下来当木材用，可以做很多桌子凳子。朱老师的这番话，说得非常诗意，我仿佛看到一棵小树苗成长的过程。

后来我读到意大利儿童文学家姜尼·罗大里的一首小诗：“做一张桌子，需要木头；要有木头，需要大树；要有大树，需要种子；要有种子，需要果实；要有果实，需要花朵。做一张桌子，需要一朵花。”我忽然就想到了朱老师的那番话，觉得我们当年就是在用一朵花做一只凳子。

那天，我们几个小伙伴非常卖力地栽树，我们的脸上淌着汗，却笑得无比灿烂。那些坏了的凳子呢，一个个都被朱老师修得结实实实——真没想到，他的木工活儿跟教书一样棒。

我长大后，多次回过学校。我们栽的大槐树，棵棵粗大茂盛。我在树下仰望看大槐树，动情地拍了拍它粗糙的树干。时隔多年，我依然记得当年朱老师温柔的惩罚。

又是一年插秧时

□唐安永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每当重温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，就会想起乡亲们在蓝天白云下，头戴草帽，耨起袖子，挽起裤管，手握青秧，垂首弓背忙碌插秧的身影。

壮力男子们则分头行动，有的挑着粪桶挨家挨户收集粪水，为水田攒足底肥；有的手握锄头，将稻田泥块捣碎，垒成条状的厢基，为播撒谷种做准备；还有的手握镰刀，将青草切碎，封闭田间，让它们腐烂做肥料……

一周左右，男子们整理好了秧田，妇女们的谷种也发芽了。大家将发芽的谷粒撒进秧田，静待成长。

在管理人员的精心呵护下，秧苗达到移栽条件。随着生产队长一声令下，插秧队伍便奔赴各自的劳动岗位，各司其职，一场宏大的群体插秧劳动场面井然有序地展开。

妇女们负责拔秧，她们头戴草帽，腰挎稻草，挽起裤腿，迈进秧田。很快，绿盈盈的秧苗就塞满了手，只见她们娴熟地从腰间抽出一根稻草，将秧苗捆成把状，抛向身后。

守在一旁的青壮年男子一拾起秧苗把，放进挑篮。满篮后，就俯身挑起满担秧苗，迈着轻盈的步伐，扁担在肩上有节奏地上下跃动，一路高歌运送秧苗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便徒手将秧苗抛向田间，一把把秧苗在空中富有节奏地翻着跟斗，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。

秧苗一到，富有经验的插秧能手就一字排开，垂首弓背，左手握住秧苗，快速将秧苗分成一小撮，传递给右手，双手蜻

蜓点水似的上下翻飞，富有节奏地将秧苗插进田里。干净利落的动作，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迸发出一曲悦耳动听的劳动乐章。

为了活跃气氛，他们还时不时玩“关圈门”游戏。游戏开始，插秧者铆足劲儿地插秧，要是被关进“圈门”里，让你进不来，也出不去，还要接受赢者的惩罚——将稀泥涂到脸上，叫你狼狈不堪，苦不堪言。

夕阳西下，插秧队伍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任务，望着绿茵茵的秧苗在晚风中摇曳，好似完成了一件艺术品。迎着夕阳，怀揣着对丰收的憧憬，带着满满的成就感回到炊烟缭绕的村庄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很想学插秧。小学毕业那年，借学校放农忙假之机，我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插秧。

要想学插秧，先得学会拔秧。拔秧看似简单，却很讲技巧，不然不仅拔不整齐，还影响进度。我边听边学着父亲的样子拔起来，很快掌握了拔秧、洗泥、齐秧、捆扎等一系列步骤，捆扎的秧把还得到父亲的认可。

插秧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，母亲边讲解边示范。我站着看了一会儿，就鼓起勇气插下第一窝秧。

一旁的父亲虽然不说话，但时不时地观察我插秧，并不停地纠正我的动作。当我的插秧动作不规范时，立马叫停。“插秧时双腿要分开，才能避免秧苗栽在脚踩的坑里，假若秧苗插在脚坑里，就会成为‘飘头秧’，难以成活。插秧时必须要注意秧苗的根根，否则就会成‘冤兜秧’，这类秧苗很不易生长，减少产量。”

又是一年插秧时。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人工插秧已渐渐退出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的机械化插秧，然而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劳动意识却永远根植于心。

遛山

□方寸

婆婆右手一扬，我知道那是“切除”的意思。

“后来就是子宫。老太太说你这个岁数了，儿孙都有了，该得的都得了，留也没有用，牙都没咬就切了。”岔口处，婆婆挥左手，女儿率先跑向上山的路。身后，一个瘦削老头儿面朝矮松修剪成的“大南山”一声接一声地喊。

“最后到胃了，说至少得切一半。老太太犹豫了一下，也就一下。”婆婆又说，“有一次我见了她，见她头发都长好了。”

“假的，真的早化疗没有了。不过假的又怎么了？比真的还好看。该吃吃该喝喝该跳跳，前一阵广场舞比赛我还领队呢，不说谁知道我身上有病。再有两个星期，樱花就要开了。”婆婆模仿着老太太

的话。电光一闪，婆婆哪里是在说双胞胎的奶奶，分明是在点我。病中的我，一直沉沦，昏暗了自己，也昏暗了世界。

第一个亭子位于半山腰的陡坡上。那个坡儿得有60度，快赶上十八盘了，如果有台阶，我肯定也会手脚并用爬上去。我双手叉住腰，告诉股直肌坚持住。终于到了，提着的那口气一松，身体面团一般瘫坐。遛山的人都会在这里休息，平喘回力。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前面的人刚离开。

低一寸为水，高一寸为山。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一众清凉景象呈现。东望梁山，凤凰水库像一块巨大的碧玉砚台，绵延的南山峰脉如一架墨绿屏风，碧蓝的海在砚